

俞晓群 著

▼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杖鄉集



俞晓群
著

杖 卿 集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杖乡集 / 俞晓群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7. 5
ISBN 978-7-308-16767-3

I. ①杖… II. ①俞…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061414号

杖乡集

俞晓群 著

责任编辑 周红聪

文字编辑 于佳仁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32

印 张 7.5

字 数 102千

版 次 2017年5月第1版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6767-3

定 价 49.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中心联系方式: (0571) 88925591; <http://zjdxcbbs.tmall.com>

序：“三栖”达人俞晓群

沈昌文

我结识俞晓群，起因于读了并在三联书店主持出版了他的学术大著：《数术探秘》。了解情况的人知道，我说这话是有点夸大其词的。我从来也不懂什么是“数术”。当年在三联书店，我有几个依靠。出版中国学术著作，靠潘振平；出版中国文艺作品，靠吴彬。他们说的有关意见，我万般听从，并拿来到处卖弄，使人觉得我好像是个行家。潘振平向我推荐了中国数学史专家俞晓群，我自然笃信无疑。

到我从三联退出以后，我才真正见到俞晓群。那个俞晓群，在出版方面迭有新见。那时最让我惊诧的是他对王云五的看法。我成长于“金圆券”时代，以后又常年接触三联书店的许多长者，自然对这位王先生颇多歧见。但俞晓群让我对王云五真正信服了。在俞晓群主持“海豚”以后，他又推荐了丰子恺等名家。特别是金庸。我以为我对金先生的了解和推介是最早的。读了海豚版的陈墨先生大作后，才对这位大家有真正的全面了解。我向晓群介绍过

蔡志忠，他很欣赏蔡作，为蔡作的出版出了许多力。

当然，我现在最欣赏的还是晓群兄的“第三栖”：随笔写作。现在这本书里，就是他近期“第三栖”的成果。随笔写作，听起来很轻松，其实很简单。我有幸见过俞老弟的一些笔记，知道他每天工作之余，要写出不少感慨心得，绝不轻易放过。

我认识不少学人，知道对他们来说，这几个方面都是有机结合的。艺术界的各位著名“三栖”大佬，影、视、歌三者都紧密地合在一起。现在最时髦的年轻朋友，书本、电脑、拇指三栖，三者结合得更密切。俞晓群的三栖想来自然不例外。不过我限于能力，无法叙述。告诉大家一个情况：上海《东方早报》的《上海书评》，我每次收到，都要先看第一版的推介要目。一见到有俞晓群大名，就忙不迭地找来看。一看之下，发现是他老兄“一栖”的大作，赶紧放下。我这时想到的不是俞晓群，而是几十年前的老同事潘振平老兄。他不在身边，我就无法理解俞老弟的这“一栖”了。

请上帝再让我活几十年，让我可以再全面地来紧跟俞晓群的“三栖”吧！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

序

杨小洲

晓群近几年有著颇丰，每岁皆有文字结集成书。按他自述此生作为意在远追王云五、近学沈昌文，也往往正话反说，跪着造反，纵横挥洒，绵里藏针。因此他的文章意到而笔未至，诡诘多变，珠胎暗结，兴致之余，叙述、描绘、阐释、辨析、凝重、抒情、油滑、轻佻，都作尝试，下笔千言，倚马可待。这需要大智慧，也需怀小诡计，是传统中磅礴风云起于温柔乡，意犹未尽，纸上明月。江都俞氏本为望族，家风传代，文气绵延，仰于斯，江南之才与关北霄汉集于身，是有出版与著述之成就。今晓群已入花甲，《礼记·王制》：“五十杖于家，六十杖于乡，七十杖于国，八十杖于朝，九十者，天子欲有问焉，则就其室”，杖乡之年，此《杖乡集》结去年所写随笔，贺晓群寿。

丙申冬小洲识于北京

目 录

《鲁拜集》：随着泰坦尼克号沉没.....	1
丛书的前生今世	8
读书少，为什么？	13
二十年的记忆	18
丰子恺画笔下的教科书	23
让经典融入彩虹	32
三本书，三栖路	37
上海书展的与众不同	41
思念老署长	50
王云五：抗战中的文化斗士	65
新万有，廿年的记忆	72
阅读基于私藏	78
鲍曼：文化的是与不是	86
全球化：现代性追求的挽歌？	94
人口过剩：富人还是穷人？	104
时尚：人类社会的永动机	111

终于得识冷冰川	117
藏书家王强	125
任性的杨小洲	132
祝勇：大地之子	136
周山论人生	150
微书话十五年	155
诗意的老丁	162
孙德宏：秋日的暖阳	171
天海楼中的老梁	178
出版，一门文化生意	185
智慧的捕手	191
值得尊重的小辈	197
八〇后——眉睫	201
出版家王云五	206
精打细算的思考	217
一个人与一群人	221
后记	231

《鲁拜集》：随着泰坦尼克号沉没

一九一二年四月，泰坦尼克号巨轮在北大西洋沉没。英国《帕尔摩报》对这起沉船悲剧作了连篇累牍的报道，据称所耗费的纸张平铺起来，能覆盖几英里的土地。其中有一篇题为《丢失的艺术珍品》的文章，文中谈到，船上有一本号称当时世界上最昂贵的书《鲁拜集》，不幸沉入海底。这本书上镶嵌着一千零五十颗宝石，是“史无前例的装帧艺术典范”。

那么，它是一本什么书呢？《鲁拜集》是十二世纪波斯诗人奥玛·海亚姆的一本诗集，Ruba'i在阿拉伯语中意思是“四”，这里是指两行一组的诗体。一八五九年英国人爱德华·菲兹杰拉德将其译成英文，并于此后不断添修，使这本书名声大噪，各种版本纷纷出笼。泰坦尼克号上那本《鲁拜集》，其底本是一八八四年美国波士顿霍顿·米福

林公司出版的，对开本，伊莱休·维德绘画，只印一百部。当时伦敦萨瑟伦书店进了几本销售，被书籍装帧家弗朗西斯·桑格斯基见到，他决心以此为底本，装帧出一部世界上最豪华最富丽的书。在萨瑟伦书店高级职员约翰·斯特恩豪斯私自支持下，桑格斯基用两年时间完成了此事，分别在封面、封底、封二、封三和前后环衬上，实现了他超凡出尘的装帧设计：他们烫金用去了两千五百小时，拼接嵌入四千九百六十七块各种颜色的羊皮，烫有一百平方英尺的金叶脉络，镶嵌一千零五十颗各种宝石。此书首次展出时，标价一千英镑，立即引起轰动。

进一步的问题是，这本《鲁拜集》怎么会跑到泰坦尼克号上去呢？正是那次展览之后，一位叫魏斯的美国商人看中了此书，他愿意出八百英镑买下来；但萨瑟伦书店只肯降到九百英镑，结果生意未成。后来萨瑟伦书店认为美国人有钱，欲将此书运往美国展览，却因为征税等原因未能入关，又返回英国。无奈之下，英国佬又找到魏斯，同意以七百五十英镑将此书卖给他；魏斯得寸进尺，将价格压到六百五十英镑，结果还是不欢而散。没有办

法，一九一二年三月二十九日，萨瑟伦书店拍卖此书，却赶上工人罢工，经济萧条，魏斯再次趁虚而入，最终以四百零五英镑竞拍得此书。原定四月六日将《鲁拜集》运往美国，因为罢工轮船停运，几经周折，四月十日这本书登上泰坦尼克号。直到此时，英国还有人抗议，认为应该将这部独一无二的艺术品留在英国，但这都无法阻止厄运的降临，四天后轮船撞上一座冰山沉没，那本装在一个橡木盒子中的《鲁拜集》，也随之落入海底。《书籍装帧期刊》写道：“当代最豪华的书，与最豪华的邮轮一同沉没于汪洋之中，这也许是它最好的归宿。”

后来怎样了呢？四月二十三日，也就是泰坦尼克号出事十天后，《每日电讯》刊登了设计师桑格斯基所在公司的声明，希望得到委托，“再造一本这样的书”。但是七月一日，更大的不幸发生了。年仅三十七岁的桑格斯基为救一位落水妇女溺水身亡。从此这件事情偃旗息鼓。直到一九二四年，桑格斯基当初的合作者萨克利夫的侄子斯坦利·布雷进入公司学徒，他发现桑格斯基的设计图和烫金版，决心再做一部《鲁拜集》。他独自用七年时

间，完成此书。时逢二战爆发，布雷将它放入一个金属箱子里，藏于一个地下室中。没想到一九四一年，德军空袭炸毁此屋，地面上的大火使地下室产生高温，箱子完好无损，书却化为灰烬，只有宝石还在灰烬中。布雷意志坚强，他用这些灰烬中的宝石，又做了一部《鲁拜集》，现存大英博物馆中。（注：后来经过核对，是大英图书馆，不是博物馆，还是董桥说得对。）

它怎么引起我的关注？我久已听说过这个故事，但真正引起我的关注，还是在三四年前。那时我与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合作，做一些模仿西方装帧的书，主要是为董桥出书，由牛津总编辑林道群设计。由此引起我对于西方书装极大的兴趣。恰逢此时，我又遇到台湾出版家吴兴文先生，他知道我的心思，送给我一本台湾版的《鲁拜集》，黄克孙译，算是在我心中留下一点记忆。

去年十月，我安排吴光前、杨小洲去欧洲，重点考察莎士比亚著作的装帧，为我们即将出版的许渊冲新译《莎士比亚全集》准备。临行前，我嘱咐小洲顺带研究一下《鲁拜集》的情况，尤其是泰坦

尼克号沉船中那本书的情况。结果他们在伦敦萨瑟伦书店中，发现挂着一张沉船中《鲁拜集》的封面，是彩色复制品，精美至极。强调一下，他们去的这家萨瑟伦书店，正是当年出资制作那本《鲁拜集》的老店。吴杨二位要买那张封面，书店老板说，此图不卖，但是如果你们买一本书*Lost on the Titanic*（《随泰坦尼克沉没的书之瑰宝》），就可以随书送这张封面画。于是他们买下那本书，也得到了那张《鲁拜集》封面。从此书中可以知道，在桑格斯基遗留的文件中，这幅封面是一张黑白照片，它摄于近一百年前，后来电脑设计师花费几周时间，才根据当时的设计资料和描述，将其色彩恢复出来。

我们该做些什么？伴随着对这本《鲁拜集》一步步深入了解，我的内心中孕育着一个疯狂的想法：我们是否可以将这部奇书复制出来呢？但是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通过上面的资料，我们虽然基本弄清了装帧的一些事情，可内文是什么样子呢？也就是说，那制作于一八八四年的一百本对开本《鲁拜集》是什么样子呢？恰好此时，杨小

洲为莎士比亚的事情，还要去伦敦，行前我再三叮嘱，顺路留心，看能否找到那个对开本《鲁拜集》的踪迹。结果奇迹出现了，当杨小洲再次来到伦敦那家老店——萨瑟伦书店，在谈论莎翁著作之余，他想起我的嘱托，顺便问一下：“那本随着泰坦尼克号沉入海底的《鲁拜集》，用做底本的那个复本是否还存在？”书店老板几经踌躇，最终从秘不示人的书柜中，表情凝重地捧出一部对开本《鲁拜集》，他说：“就是这本。”当年该店买进几本，现在只剩下这一本，已经在这里安睡一百多年了。

就这样，我们基本上弄全了资料，现在正在做几件事情：一是翻译出版那本《随泰坦尼克沉没的书之瑰宝》，还有请原书作者来中国演讲，同时向他进一步了解《鲁拜集》的资料；二是将这本一八八四年出版的对开本《鲁拜集》翻印出来，配上郭沫若的译文；三是出版杨小洲《伦敦的书店》，享受他这一番寻书之旅的奇幻经历。

那进一步呢？问题集中在这本豪华之书是否要制作出来。对此，我周围的朋友争议很大，他们大多反对再现此书，主旨是谈我国没有这样的文化传

统。不过，更大的心理障碍，还是这部书的传奇故事。当时支持做此书的约翰·斯特恩豪斯就断言：

“厄运追随着这本书。”上面的故事已经证实了这一点，再往深处思考，《鲁拜集》的本质就有不祥的预兆。中世纪的学者把海亚姆的诗称为“亡命之诗”，像蛇蝎一样的文字，吞噬着伊斯兰教的教义；海亚姆还为此去麦加朝拜。《鲁拜集》英译者菲兹杰拉德也说，它是“死亡和享乐的混合物”。另外，关于随着泰坦尼克号沉入海底的那本《鲁拜集》，它的设计者桑格斯基在书装的创作中，也加入许多令人不安的元素。比如，他在封面上设计了三只孔雀，这已经超出了以往一只、最多两只孔雀的艺术传统。他在封二上，设计了一条蛇，以迎合海亚姆的诗句：“你啊，用尘土造了人，天堂孕育了蛇。”他在封三上，设计了一个用白色小牛皮裱贴而成的骷髅头，牙齿则镶的象牙，从头骨眼窝里长出象征死亡的罂粟花，边缘则装饰着罂粟花的结穗果实。

这一切事情都显得那样不祥，使我们至今举棋不定：是再现这本神奇的书，还是到此为止呢？这确实是一个问题。

丛书的前生今世

我国丛书出版历史悠久。一九六九年五月三日，王云五在台湾商务印书馆讲座，题曰“图书的历史”。其中谈到，把“文库”作为“丛书”别称，是他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发明；而“文库”一词，最早在《宋史·艺文志》中就有“金耀门内，有文库”。“丛书”一词，最早见于唐代，当时有一部书称为《笠泽丛书》，实际上是一部笔记，虽有丛书之名，而无丛书之实。真的丛书是从宋代开始，最初的名字为《儒学警悟》，其次是《百川学海》，但却是有丛书之实，无丛书之名。后来，王云五从三四千种古代丛书目录中，选出一百种，汇印成《丛书集成初编》，做了前无古人的事情。

回顾我国近百年丛书出版，名目虽多，长命者极少，像西方“企鹅丛书”“人人丛书”

(Everyman's Library) 和日本“岩波文库”那样，绵延百年，出书数千种，在我国几乎没有。早年值得记忆的丛书，首推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此书第一辑出版于一九二九年，两千册；一九三四年，又出版第二辑两千册，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丛书，此后再未出版。直到一九六六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人人文库”，每月二十本，一直出版到一九七四年，一共出版了一千五百多册。一九九六年，辽宁教育出版社追随王云五精神，在陈原、沈昌文、杨成凯和陆灏等策划下，出版“新世纪万有文库”，不到十年之间，出书约六百册，能算是老商务“万有文库”的余绪，已经很好了。

再言王云五，此君堪称“中国丛书出版之父”。他一九二一年出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起步就策划了许多丛书，如：“百科小丛书”“学生国学丛书”“国学小丛书”“新时代史地丛书”“农业小丛书”“工业小丛书”“商业小丛书”“师范小丛书”“算学小丛书”“医学小丛书”和“体育小丛书”等。晚年王云五回顾自己的出版生涯，自称有三套丛书难